

新冠疫情醫療詞彙之多面向敘事——語言、事件與時間

陳崧霖

臺灣成功大學

提要

本文以 2019 年 12 月至 2021 年 6 月為研究區間，以聯合報系為語料來源，歸納出 55 組新冠疫情醫療詞彙。論述四個議題：首先，以疫情詞彙為關鍵詞運用 CKIP 分析探查語言與社會之間關係。其次，了解疾病用詞和語言表達對社會的實際影響，如疾病的命名和污名化。再來，討論疫情所用到的隱喻，最後指出醫學語言使用首字母、行話，除了維護學科的專業性外，也促成社會教育的目的。總結認為隱喻並非只是造成負面的感受，而是能幫助社會大眾清晰的了解疾病的特徵。

關鍵詞

新冠疫情，隱喻，污名化，醫學語言

1. 前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Timeline: WHO’s Covid-19 Response”¹所示，2019 年 12 月 31 日 WHO 接獲武漢市衛生委員會“病毒性肺炎”（viral pneumonia）病例的媒體聲明。隨著“病毒性肺炎”（現稱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蔓延，與之相關的詞彙在短時期內迅猛遽增。正如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OED）執行主編 Bernadette Paton 認為 “It is a consistent theme of lexicography that great social change brings great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at has never been truer than in this current global crisis.”² 由此可見，新冠疫情不僅給醫學帶來了重大挑戰，也促使語言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劇烈波動。

OED 在 2020 年 4 月份，增加了與疫情相關的新詞列表，³ 像是 “Covid-19” “self-isolating” “social distancing” “WFH” 等，並針對與疫情相關的語言進行了語料庫資料分析，分別發布了 “Word of the Year 2020” 分析了疫情衝擊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語言影響。報告指出過去英語累積了來自瘟疫（plagues）和流行病（pandemics）的詞彙，

¹ 世界衛生組織：<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interactive-timeline#!>。

² 牛津辭典 Social change and linguistic change: the language of Covid-19：<https://public.oed.com/blog/the-language-of-covid-19/>。

³ New words list April 2020: <https://public.oed.com/updates/new-words-list-april-2020/>。

而 2020 年，與冠狀病毒有關的詞彙以史無前例的超高速積累，冠狀病毒（coronavirus）這個詞的頻率，在短時間內成為了英語最常用的名詞之一。在 2020 年 1 月出現的“coronavirus”“SARS”“virus”“human-to-human”“respiratory”“flu-like”，主要與病毒的命名和描述有關，到了 3 月，“social distancing”“self-isolation”“self-quarantine”“lockdown”“non-essential”等佔據使用頻率前 20 名的關鍵字，幾乎每一個都與新型冠狀病毒有關。

隨著疫情不斷變化，OED 於 2021 年發布了“Word of the Year 2021: Vax”，“vax”是 2021 年的年度詞彙。當詞典編纂者開始挖掘語料庫數據時，很快就發現“vax”（當名詞表示疫苗或疫苗注射，當動詞表示給某人注射疫苗以產生能抵抗某種疾病的免疫力）⁴ 是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術語，並衍生了許多相關詞彙如：“vax sites”“vax cards”“vaxxed”等。歷經 2019–2021 年的新冠疫情影響，以英語為主體的 OED 陸續發布了相關的語言研究報告。⁵

本文以 2019 年 12 月至 2021 年 6 月為研究區間，以臺灣的中文報紙“聯合知識庫”中“全文報紙資料庫”包含《聯合報》《聯合晚報》《經濟日報》，做為主要語料來源，並輔以英語資料（如：OED 的報告），藉由對比、蒐集與觀察相關的疫情語言。同時使用中研院 CKIP 中文詞知識庫小組的輿情分析系統，使用某關鍵詞，分析相關事件、關鍵字趨勢、相關詞來源。綜合來說，本文將分析及說明以下幾點問題：

1. 透過當前 Covid-19 流行病事件與時間，以報章數據（聯合報系）熱詞反映詞彙隨事態發展變化，探查事件及附帶效應的語言特徵分析（語言本體的結構變化、數量趨勢與關聯事件分析），藉此窺探人類對疫情語言的社會敘事現象。
2. 從共現事件指出用詞和語言表達對社會的實際影響，如疾病“命名方式”和“污名化”的關聯。
3. 討論疫情（病毒、疫苗、各種措施）所用到的隱喻，例如“疫苗”“變異株”都是植物隱喻，還有以“樣狀”“戰爭”隱喻等。
4. 討論醫療詞彙首字母、行話和術語的社會教育功能，面對新冠疫情許多前所未見的醫療用語大量出現，民眾也學會適用和理解這些醫療詞彙。

⁴ 疫苗 vax 成為《牛津英語詞典》2021 年度熱詞（<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9120676>）。另外，關於中文的“疫苗”討論，亦可參見王敏東（2021）。

⁵ Corpus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of Covid-19: <https://public.oed.com/blog/corpus-analysis-of-the-language-of-covid-19/>.

2. 文獻探討

2.1. 時間、事件與命名

2019 年底人類史上另一波流行病再次襲擊了全世界，為了能清楚疫情的時間發展及醫學事件以便後文的語言分析，先根據 WHO 發布的“Timeline: WHO’s Covid-19 Response”及相關文獻，整理十項重要的時間與議題如下：

(1) 2019 年 12 月 31 日，WHO 接獲武漢市衛生委員會“病毒性肺炎”（viral pneumonia）病例的媒體聲明。

(2) 2020 年 1 月 3 日，武漢向 WHO 提供了關於在武漢發現“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viral pneumonia of unknown cause）病例訊息。不明原因肺炎患者與 SARS 和 MERS 患者類似，新出現的病原體是一種從未見過的類型（Hu et al. 2021）

(3) 2020 年 1 月 9 日，WHO 報告，武漢當局已確定疫情是由一種“新型的冠狀病毒”（novel coronavirus）引起的。

(4) 2020 年 2 月 11 日，WHO 公布一份名為“Naming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and the virus that causes it”的指引，宣布由“新型的冠狀病毒”引起的疾病，正式的疾病名稱是“Covid-19”。另外，造成疾病的病毒此前稱為“2019 Novel Coronavirus”（2019 新型的冠狀病毒），該指引亦指出引起疾病的病毒正式名稱應作“SARS-CoV-2”。

(5) 引起 Covid-19 的病毒 SARS-CoV-2 以及早先分別引起 SARS、MERS 的 SARS-CoV 和 MERS-CoV 屬於同一 β 冠狀病毒（Petrosillo et al. 2020）。該病毒比 SARS-CoV 和 MERS-CoV 病毒傳播得更快，2019 年稱為“2019-nCoV”（Singhal 2020）。

(6) 2020 年 4 月 7 日，*Nature* 社論呼籲“Stop the Coronavirus Stigma Now”停止疾病的污名化（stigma），因為污名化助長了種族主義和歧視，尤其是針對亞洲人。

(7) 2020 年 12 月 11 日，FDA 同意對輝瑞（Pfizer）、BioNTech 的 Covid-19 疫苗進行緊急使用授權（EUA），允許開始發貨。

(8) 2020 年 12 月 18 日，FDA 簽署了 Moderna 的 Covid-19 疫苗的 EUA，允許開始發貨。

(9) 2020 年 12 月 30 日，英國批准 AZ Covid-19 疫苗的 EUA。

(10) 2021 年 1 月 4 日英國開始接種 AZ 疫苗。

由上可知，2019 年底武漢出現不明原因的肺炎，但因症狀與過去 SARS 的患者相似，爆發初期一度被稱為“武漢肺炎”（Wuhan pneumonia）。2020 年 1 月經 WHO 認定是由一種“novel coronavirus”（新型的冠狀病毒）引起的疾病，2 月份將疾病定名為“coronavirus disease of 2019”，首字母（acronym）減縮為“Covid-19”。由此看來英語依據疫情時間發展變更與制定疾病名稱、病毒名稱，而中文則使用以疫情爆發初期發源地命名的“武漢肺炎”“武漢病毒”或是以樣狀命名的“新（型的）冠（狀）肺炎”“新（型的）冠（狀）病毒”，也因此造成疫情初期“武漢”社會污名化（social stigma）的影響。⁶“Coronavirus”是由“corona”和“virus”複合而成的詞，拉丁語“corona”的意思是“皇冠”或“花環”。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為在電子顯微鏡下，病毒的樣狀表面突出特有的棒狀尖刺（刺突蛋白）產生的圖像讓人想起“皇冠”。過去，許多疾病以地理位置或發源地命名，例如：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中東呼吸症候群（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MERS-CoV]）和茲卡病毒（Zika virus, [ZIKV]）。⁷早在 2015 年，WHO 就明定禁止使用地理位置、動物、物種或人群為疾病和病毒命名，以防止社會污名化。

事實上疾病的命名策略涉及不同角度的解釋，並和隱喻、意識形態息息相關。Thagard（1999）所著的 *How Scientists Explain Disease*（科學家如何解釋疾病）一書，把“解釋”（explanation）分為三大類型：科學家傾向於“邏輯解釋”（logical explanation），認為新知識是舊知識經過演繹或歸納而來；認知學家傾向於“認知解釋”（cognitive explanation），認為知識的增長來自於精神構合和運作；社會學家則以“社會解釋”（social explanation）為主，從組織機構和社會利益出發討論影響科學的變化。每一種類型都有“解釋基模”（explanation schema），其中包含“解釋目標”（explanation target），亦即需要解答的問題（帶有針對性的）；“解釋模式”（explanation pattern），即提供解答問題的方法。就他書中舉的例子“為什麼一組科學家會採用一套特定的信念”，三種解釋的目標都是一樣，但是解釋的模式就不同。邏輯解釋模式：科學家使用邏輯方法了解科學變化；認知解釋模式：科學家有一套意識過程；社會解釋模式：科學家有社會聯繫與權力關係。

由以上內容來看，三者的差異在於“解釋模式”（提供解答問題的方法）上的不同。延伸來看，命名為 SARS-CoV-2 主要是為了區別 SARS-CoV 和 MERS-CoV，這

⁶ 從當代社會文化來看，一些事態亦被當作疾病看待，像是“語言癌”“公主病”“大頭症”“直男癌”“3C 症候群”，或多或少都被社會貼上負面情感的標籤。

⁷ 像是：Japanese encephalitis，有的稱為“日本腦炎”，或稱為“流行性乙型腦炎”；German measles，有的稱為“德國麻疹”，或稱為“風疹”“麻疹”“風麻疹”；Tinea pedis，有的稱“香港腳”“足癬”，或稱“腳氣”；此外還有諾羅病毒（Norwalk virus）、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蒙古斑（Mongolian spot）、漢他病毒（Hantavirus/Hantavirus fever，源自韓國的河名）。

是屬於邏輯解釋模式；而稱為“novel coronavirus”屬於認知解釋模式（區分新、舊或是前、後）；將之稱為“武漢肺炎”是社會解釋模式，也就和社會意識形態有關。Chiang & Duann（2007）以臺灣兩大報紙（《自由時報》《聯合報》）和大陸《人民日報》做為觀察對象，探討 SARS 疾病詞彙在兩岸新聞的使用狀況，結論是《人民日報》主要使用中文的“非典”及“非典型肺炎”，而臺灣媒體主要使用英語首字母縮寫“SARS”，這種語言被認為比中文更有聲望，此外也使用與民間信仰有關的閩南語“煞”（sha）來妖魔化（demonizing）這種疾病，藉由妖魔化來擴展疾病的蔓延。

綜合來說，不論是命名者主觀視角還是客觀條件的解釋，人們對醫學詞彙都帶上一層隱而不顯的概念。Fleischman（2001）總結，結合醫學的語言研究主要針對三個方面：（1）醫、患口語交流，其中還包括患者與其他醫療人員（如護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等）之間的溝通；（2）醫學研究文章、病例報告、病例口語體裁、病史等，以及書面醫學、話語體裁的語言；（3）關於疾病的日常話語，包括隱喻、委婉語、俚語、疾病和疾病的語法等問題。另外，他也直接點明隱喻在醫學文本中的表達有三個功能：catachrestic（訛轉）、didactic（教學啟發）和 theory-constitutive（理論構成）。前兩個應用於具像或已知的現象，訛轉的隱喻填補了詞彙中的空白，例如：blood vessels as rivers（血管如河流）隱喻，概念隱喻為 anatomy is a landscape（解剖學是一道風景），而教學啟發隱喻則通過熟悉的概念解釋新概念，例如：The body is a machine（身體是一台機器），細胞是機器的一部分。

上述 catachrestic（訛轉）、didactic（教學啟發）接近於 Thagard（1999）的“認知解釋”，而 theory-constitutive（理論構成）接近“邏輯解釋”。簡而言之，隱喻能幫助醫生向患者解釋複雜的病理、生理現象，並建立醫、患關係中較容易理解的概念，揭示不易談論的醫學模型、理論。Chiang & Duann（2007）的研究比較接近上述的第二種方向，從新聞語料探討不同媒體如何看待疾病的立場與意識形態。而本文主要從最後一個面向切入觀察，將焦點放在語言本體的研究，藉由語料庫、輿情資料庫做為檢索工具，再以數據、時間、事件分析疫情醫療詞彙的語言特徵，透析語言概念化的相關思維。

2.2. 醫學語言與隱喻解釋

“隱喻”（metaphor）和“醫學”都是歷史悠久的學科，自亞里士多德時代以來一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隱喻成了我們賴以為生的語言表達。Duan（2013）把隱喻研究史分為三階段：（1）隱喻的修辭學研究，從亞里士多德時代（大約公元前 300 年）到 20 世紀 30 年代。（2）隱喻的語義學研究，約從 20 世紀 30 年代到 70 年代初，主要從邏輯學、哲學的語義論述隱喻。（3）隱喻的跨學科研究，從 20 世紀 70 年代至今，包含心理學、語用學、現象學等多角度研究。

許多學者 (Ortony 1980, Johnson 1981, Forceville et al. 2009, Gibbs 2010) 都同意隱喻一開始只是做為修辭和詩意手段，建立在字面之上將其簡化為字面概念和命題。然而自 1970 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認知科學家著手研究關於語言的意義、概念化、推理，並對隱喻的性質和操作重新思考，認為隱喻的本質是概念性的而不是字面性的。在短短的幾十年裡，隱喻已經從邊緣轉移到心智、思想和語言研究的中心。隱喻從最初在文學理論和美學研究的外圍現象，轉向現在被認為是人類概念化和推理的基本過程。既然隱喻是一種人類心智運作的基礎，那麼就無法完全拋棄隱喻和我們日常生活的關連。

在 1980 年的經典著作 *Metaphors We Live By* 中，Lakoff & Johnson 引進了看待隱喻的新方式。隱喻不再被視為創造文學效果的修辭手段，而是做為概念框架 (conceptual frameworks)，使我們能夠為抽象的想法賦予具體可理解的樣貌。隱喻通過來源域 (source domain) 與目標域 (target domain) 的指向，藉由一個概念與另一個概念的映射 (mapping) 產生關連。隱喻是基於相似性 (similarity) 或類比 (analogy) 來解釋目標域，當我們使用隱喻時，詞彙的含義從字面延伸為非字面義。他們宣稱人類的概念系統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隱喻性的，隱喻是構成認知的一部分，並塑造對現實世界環境的解釋。Lakoff & Johnson (1980) 是從認知語言學角度來論述隱喻的產生機制、原因與應用，並強調隱喻對認知思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則是從文學和自身的疾病經驗來探討隱喻。

Sontag (1978, 1990) 所著 *Illness as Metaphor* 從文學的角度出發，主要以肺結核和癌症為討論對象，探討了疾病相關的觀點和隱喻。書中指出疾病只是身體的病為何會變成道德批判？又如何轉變成一種社會壓迫和歧視？疾病是生命的陰暗面亦是一種麻煩的身份。藉著疾病之名，疾病成為了一種修飾性的形容詞，說某件事像疾病是指這件事的醜惡。之後爆發的 AIDS 也是充滿神秘和懲罰性隱喻且是新的疾病污名化。作者的本意並非鼓吹疾病的隱喻性表達，而是認為看待疾病應該用最真實、最健康的方式，應該是消除或抵制隱喻性的思考。隱喻使疾病在社會上和身體上產生了令人痛苦的觀點，隱喻增加了神秘感、恐懼感和憤怒感，所以應該從冷靜的科學方式看待疾病。這樣的論述一出，獲得了部分學者的反對。

Clow (2001) 以 “Who’s afraid of Susan Sontag? Or, the myths and metaphors of cancer reconsidered” 為題，用實證的文獻觀察北美 1900 年至 1950 年的醫、患者文件、訃告和死亡通知、醫學文獻。結論指出 Sontag 認為隱喻使疾病在社會上和身體上令人痛苦，癌症患者因隱喻而感到羞恥和沉默。雖然許多人認為癌症是可怕的、痛苦的，但事實上並沒有像 Sontag 所說的那樣貶低到沉默或恥辱的狀態，而且這種冒犯性的隱喻並沒有她所聲稱的那麼普遍，也並沒有真正解釋隱喻思維是如何有害的。文中認為隱喻和

醫學結合反而有益於敘事醫學 (narrative in clinical practice) 的發展，具有敘事能力的醫學是能夠識別、解釋和溝通的基本工具。本文支持 Clow (2001) 的觀點，正如希臘神話裡醫神 Asklepan 雙蛇之杖 (two snakes of the caduceus) 上面的 “medica” (醫學) 與 “literis” (文學)，兩者無法避免共存也有潛在的協同作用，⁸ 恰好也呼應了前述醫學與人文結合的重要性。

Lu & Wen (2020) 點出了隱喻在 Covid-19 流行期間有幾個重要的議題，像是隱喻如何讓人們了解疾病的表徵？不同中文地區的媒體如何使用隱喻來創造民眾對疾病的理解？如果存在地區差異，那麼可能的因素是什麼？非使用中文的國家如何使用隱喻等等，這些問題後續也將會簡單討論。

本文同意隱喻可以使民眾易於了解醫學疾病，透過經驗與認知連結建構具體的概念。這樣的認知不僅僅只是建立在構詞程序，也是建立在上下文、語境的敘述表達 (narrative expression)。就本文目前掌握的文獻來看，將醫學做為隱喻敘述的文獻有兩大類型，一種是劃分醫學隱喻的種類，探討隱喻在醫學文本的表達和功能，例如：Fleischman (2001)、Coulehan (2003)、Hanne & Hawken (2007)、Periyakoil (2008)。另一種文獻是以疾病做為專論，如 SARS (Wallis & Nerlich 2005, Chiang & Duann 2007)、癌症 (Oronsky et al. 2016, Semino & Demjén 2017, Potts & Semino 2019)、精神病学中的身心靈隱喻 (Bleakley 2019)。其餘還有從醫學語言發現歷史、神話、軼事的來源 (Taylor 2017) 和近期發生的 Covid-19 (Semino 2020, Sabucedo et al. 2020, Panzeri et al. 2021) 探討疾病和隱喻。總結關於醫學隱喻的種類及表達可概括五大類別：

(1) 疾病被當作軍事戰爭 (war metaphor)、犯罪和恐怖主義像是 “the virus lurks” (病毒潛伏)、“Diseases don’t stop at state lines, any more than they do at national borders.” (疾病不會止於國界，而是跨越超越過它們的國界)、“fighting a valiant battle with cancer” (與癌症打一場英勇的戰役)、“physician is a warrior captain” (醫生是一個戰隊隊長)、“disease is the enemy” (疾病是敵人)。強調醫療人員與疾病爭鬥不只是照顧病人，醫治行動是一種美德，醫生是戰士，技術是武器，疾病是敵人。醫學語言賦予醫生積極的角色而患者處於被動角色。

(2) 醫學是機械、工程隱喻 (engineering metaphor)，身體被視為一台故障的機器，可以移除並更換，像是 “The heart is a pump.” (心臟是一個泵)、“The digestive system is plumbing.” (消化系統正在運轉)、“The brain is a computer.” (大腦是一

⁸ 劉育志醫師指出，醫神的蛇杖。參見 <https://www.careonline.com.tw/2019/10/medicine.html>。

台電腦)、“Disease is malfunction.”(疾病是故障)、“Physician is an engineer or technician.”(醫生是工程師或技術員)意指“Something’s wrong, doc...You fix it.”(出了點問題,醫生……你來修)。醫療機構類似修理廠,就像交通工具需要定期進廠維修或更換零件。醫生做為機械師或技術員修復故障的身體部位,而這種隱喻更貼切比擬於外科手術。

(3) 市場經濟,這些隱喻告訴我們一個人的能量是有限的,身體會被疾病(結核病、癌症和 AIDS)損耗,就像儲蓄一樣可能會被透支、耗盡。像是“The body will start consuming itself.”(身體將開始自我消耗)、“The patient will waste away.”(患者逐漸消瘦)、“Health care is a commodity.”(醫療保健是一種商品),醫生是醫療“企業”的僱員,患者是“醫療保健消費者”。

(4) 流行疾病(human pandemic)當作情報、訊息隱喻,像是把 HIV/AIDS 描述為“Twenty-five years into the pandemic, this very visible disease continues to have an invisible face, a missing face, a child’s face.”

(5) 父母隱喻(parental metaphor)像是“Physician is a loving parent.”(醫生是慈愛的父母)、“Patient is a child.”(病患是小孩)意指“We don’t want him to lose hope.”(我們不要讓他失去希望)。

Coulehan (2003) 另舉了一些關於醫源性(iatrogenic)描述心臟病的例子,像是“You have a time bomb in your chest.”(你的胸裡有一顆定時炸彈)、“Your life is hanging by a thread.”(你的生命懸而未決)、“There is no choice. We have to operate.”(我們別無選擇,必須立刻行動),文中認為這樣的敘事也許是最好的話語意圖,可以清楚明瞭說明醫源性傷害。

總而言之,對於醫學語言的隱喻分析可從兩個層面討論:構詞程序(morphological process)及敘事表達(narrative expression)。以印歐語來說,運用不同的構詞手法(複合、附加、減縮、人稱詞、首字母等),由於詞根或詞綴帶有原始語源的本義特徵因而能衍生不同的新詞。像是細菌(bacteria)即是根據它們的形狀命名,像是圓形型“球菌”(cocci),單數為“coccus”來自希臘語的“κόκκος”表示穀物(grain)、種子(seed)或漿果(berry);彎曲的(curved)“弧菌”(vibrios)在拉丁語“vibrāre”表示“quiver”顫動的意思;桿狀的(rod-shaped)“桿菌”(bacilli)來自拉丁語“bacillus”表示棒狀、桿狀。又如:“滑囊炎”(bursitis)是拉丁語名詞“bursa”加上後綴“-it is”,“bursa”是“purse”錢包(Cohen & Jones 2021)。因此可以從構詞和詞源了解字面隱喻意義,而敘事表達則要依賴上下文及語境,就如本節整理的五個醫學隱喻類型。隱喻與醫學語言的使命就如同雙蛇之杖,是用一種易於了解、描述並與經驗相關的表達,而非冰冷的科學技術名詞。

3. 研究語料與總體情況

3.1. 疫情醫療詞彙類別及頻次

本文使用“聯合知識庫”中“全文報紙資料庫”做為語料來源，主要包含《聯合報》《聯合晚報》和《經濟日報》。具體的材料及檢選方法如下：

(1) 觀察時間為 2019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針對每日與疫情醫療有關的熱詞做為計算。“全文報紙資料庫”每日都以 Bubbles Diagram 呈現熱詞的數量，泡泡越大表示頻次越高，而我們主要關注與疫情醫療有關的熱詞（篩除專有人名、黨政名無關詞彙），並且每日記錄這些詞彙的詞頻。

(2) 疫情醫療有關的詞彙以月度、年度詞頻次（token）總結，在全部的時間段內總計有 55 組（type）與疫情醫療有關的詞彙。按時間各年度如下：2019 年 12 月底共 1 組：“SARS”。2020 年共計 42 組：“肺炎”“武漢”“冠狀病毒”“口罩”“防疫”“湖北”“武漢市”“疫調”“檢疫”“感染者”“疫情”“封城”“傳染力”“消毒”“量體溫”“酒精”“防控”“WHO”“健保”“乾洗手”“新冠”“社區感染”“抗疫”“瘟疫”“快篩”“染疫”“感染源”“呼吸器”“解封”“免疫力”“肺炎鏈球菌”“瑞德”“疫苗”“WHA”“醫用口罩”“輝瑞”“陽性率”“BNT”“變種”“變種病毒”“莫德納”“AZ”等。兩個時間段將合併討論。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共計 12 組：“快篩試劑”“打疫苗”“施打疫苗”“疫苗接種”“高端疫苗”“變異株”“殘劑”“EUA”“PCR”“Delta”“Covid-19”“面罩”。

(3) 各年度的疫情醫療詞彙數量是隨著時間不斷的增多，可追蹤每月、每年疫情醫療詞與社會輿情的動態分析。此外，可靜態分析總時間段內疫情醫療詞出現的時間與語言特徵。由於篇幅的關係，暫時無法呈現全部 55 組醫療熱詞在月度觀測時間內的趨勢變化，但必要時將會討論該詞的月度、年度增減。

(4) 前述第二節討論醫療詞彙可藉由隱喻分析語言特徵之外，為了能更仔細了解這些詞彙所反映的事件分析，我們也使用了“中研院 CKIP Lab 中文詞知識庫小組”的“輿情分析系統”（Public Sentiment Analysis [PSA]），⁹ 將疫情醫療詞做為關鍵詞，探查事件分析藉以了解社會輿情與語言特徵狀況。

3.2. 疫情醫療詞彙各年度總體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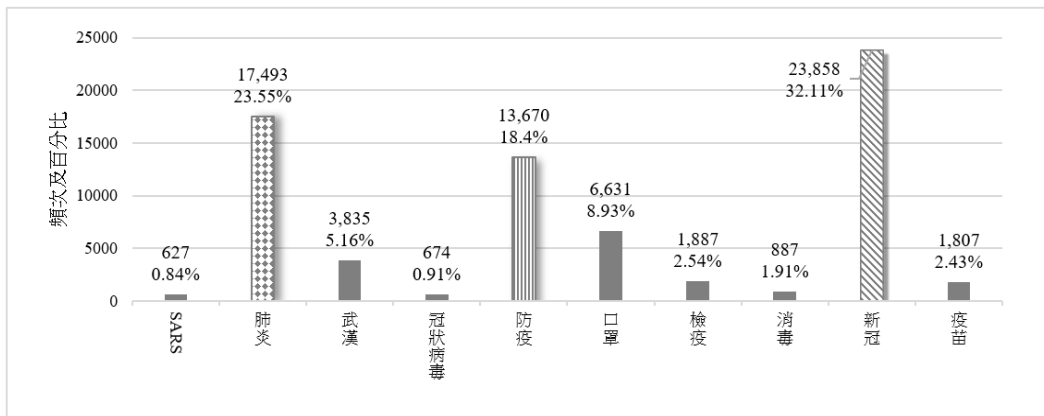
2019 年 12 月 31 日 WHO 接獲武漢“病毒性肺炎”（viral pneumonia in Wuhan）病例的媒體聲明，隔天 2020 年 1 月 1 日，WHO 要求當局提供有關武漢非典型肺炎

⁹ 中研院 CKIP：<https://ckip.iis.sinica.edu.tw/project/opinion>.

(atypical pneumonia [AP]) 病例群的報告。2020 年 1 月 9 日，確定疫情是由一種 “novel coronavirus” (新型的冠狀病毒) 所引起的。¹⁰ 據此從 2019 年底的疫情醫療詞來看，這種疾病一度被認為是 SARS 席捲重來，¹¹ 在 2019 年 12 月及 2020 年兩個年度共有 43 組疫情醫療詞，其中前 10 名占了總百分比 96.78% 足以顯示該時間段內議題集中並高度複現，相關頻次、百分比如下圖一。圖一中的 X 軸是表示該年度的熱詞，而 Y 軸是按照詞彙累加出現的頻次及各百分比。¹² 可看出新聞媒體最熱衷 “新冠” “肺炎” 與 “防疫”，而究竟疾病與污名化的關係為何？後續將進一步討論分析。同時，社會也注意到了 “口罩” 做為防疫重要的物資，以及用來防範 “冠狀病毒” 的 “檢疫” “消毒” 與 “疫苗”。

圖二是 2021 年 1 月至 6 月前 10 名，占了總百分比 92.37%，可以看到新聞關注在 “疫苗” “防疫” 和 “新冠” 三組詞彙。對比 2020 年的熱詞，“SARS” “肺炎” “武漢” “冠狀病毒” “口罩” “消毒” 在 2021 年度退出，取而代之是 “快篩” “染疫” “PCR” “AZ” “打疫苗” “施打疫苗”。而 “新冠” “檢疫” 相對減少。“防疫” 跟 “疫苗” 順勢成長，尤其是 “疫苗” 最受重視並連帶與疫苗相關的 “AZ” “打疫苗” “施打疫苗” 也出現了。

圖一 2019 年 12 月及 2020 年疫情醫療熱詞前 10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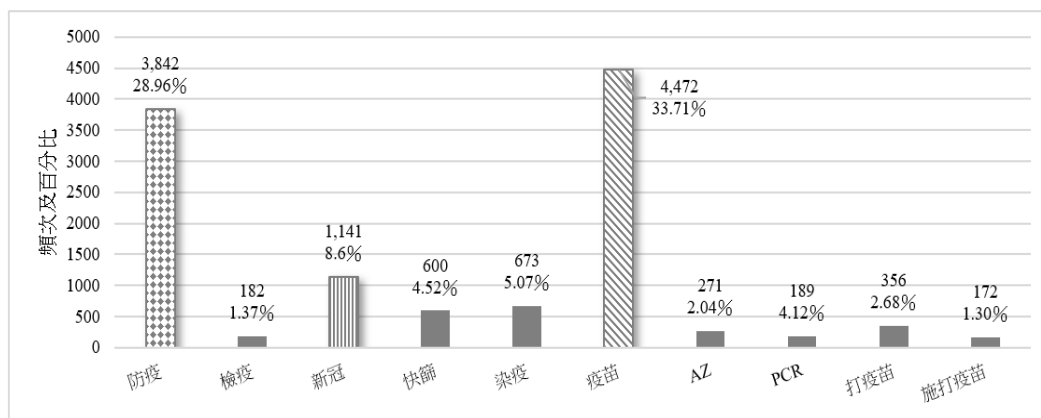


¹⁰ WHO 發布的 COVID-19 時間表 Timeline: WHO's COVID-19 response。

¹¹ 《自由時報》2019/12/31 09:10 發布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025267>。

¹² 舉例說明根據本文的計算，“新冠”在 2020 年 2 月累計出現 4203 次，並一直持續到該年底，經由累加之後成為該年度前 10 名內。

圖二 2021 年 1 月至 6 月疫情醫療熱詞前 10 名



4.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4.1. 疫情醫療詞彙語言特徵分析

總數 55 組疫情醫療詞彙，可以根據語言特徵分為四大類：（1）發源地；（2）隱喻包含植物樣狀、敵人（侵略者）與容器空間；（3）首字母與音譯詞；（4）行話、專業語。各大類其中又可分各小類，依照詞彙特徵整理如下，後文進行分析時部份語料將會跨類討論說明。

發源地共 4 個	SARS、武漢、武漢市、湖北
隱喻共 21 個	1. 植物及樣狀：疫苗、變異株、新冠、冠狀病毒、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打疫苗、施打疫苗、瘟疫、染疫、疫情。 2. 敵人：防疫、防控、抗疫、疫調、檢疫。 3. 容器空間：封城、解封、口罩、面罩、醫用口罩。
首字母與音譯詞共 13 個	1. 組織 / 疫苗公司名稱：WHO、WHA、健保、輝瑞、BNT、AZ、莫德納、高端疫苗。 2. 藥品 / 病毒名稱：瑞德、EUA、PCR、Covid-19、Delta。
行話、專業語 17 個	肺炎、酒精、消毒、量體溫、乾洗手、感染者、傳染力、感染源、免疫力、變種、變種病毒、社區感染、殘劑、快篩、快篩試劑、呼吸器、陽性率。

4.2. 發源地

本節將討論與疫情發源地相關的詞彙“武漢”、“武漢市”、“湖北”，疫情初期使得“武漢”一度被貼上了污名化的標籤。Goffman (1974) 認為社會污名是一種屬性行為，被社會歸類為不受歡迎，長期以來社會污名與疾病有著密切的聯繫，社會污名將健康者與患者區分開，造成刻板印象和偏見。相反的，Taylor (2017) 指出許多醫學語言來自地方：城鎮、河流、島嶼、森林、山脈、山谷、國家等，用以命名或描述疾病、症狀，像是 1940 年代在俄羅斯西伯利亞發現的“Omsk hemorrhagic fever”（鄂木斯克出血熱）。文中雖然支持 WHO 在 2015 年發布的禁令，但也宣稱禁止以地方來命名疾病將使醫學語言失去豐富性而造成損失。¹³ 我們認為 Goffman (1974) 和 Taylor (2017) 的差異是，前者基於“社會解釋”，注重社會群體對事件本體的解釋，後者則是“邏輯解釋”，注重事件起因和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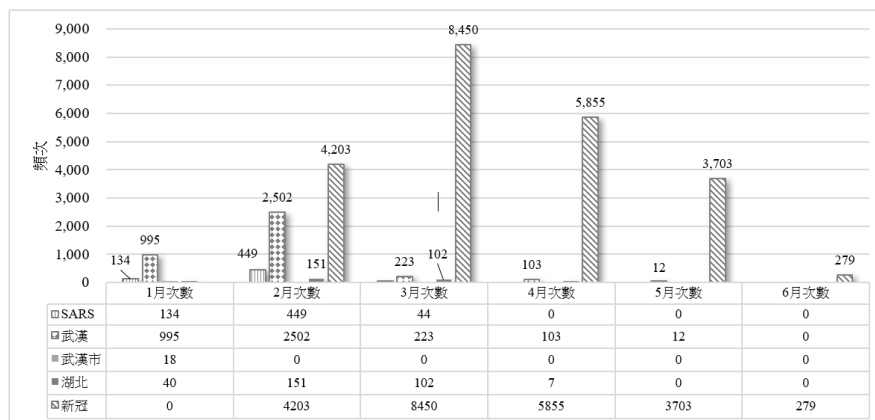
從本文整理的疫情醫療熱詞分布來看（如圖三），2020 年 2 月後“武漢”詞頻逐漸遞減（從 2,502 次降至 223 次），2021 年就已經不在年度前 10 名中（參照圖二）。而“新冠”2020 年 2 月份就達到四千多次，3 月份達到高峰後逐漸遞減，但還是穩坐 2021 年上半年的前 10 名。由此可知 2020 年“武漢”頻次下滑，應是受到當時的國際宣導有關，亦即消除對“武漢”的污名化，後續取而代之的是“新冠”的頻次增加（4,203 次增至 8,450 次）。從結構來看“武漢”和“新冠”主要是做為“肺炎”“病毒”和“疫情”的修飾語，而使用“新冠”修飾疾病或病毒即是遵照 WHO¹⁴ 的指示，為了避免不準確和污名化，因此不涉及地理位置、動物、個人或人群。據此用“新冠”做為修飾醫療疾病的命名傾向於邏輯解釋、認知解釋，也是採取國際規約的方法。

按照 Chiang & Duann (2007) 的論述，“聯合報”系傾向於對大陸採取溫和的政策，而“自由時報”系列則採取了相反的路線。由於我們使用“聯合知識庫”因此疫情醫療詞“武漢”逐漸退場改換“新冠”也驗證了這個論點。根據本文不完全的計算，在同樣的時間內（2020 年 1 月至 6 月），“自由時報”超出 1 萬筆“武漢”修飾“肺炎”、“病毒”，像是“全球武漢肺炎確診病例廿八日突破千萬大關”（2020 年 6 月 29 日國際版）、“武漢肺炎不僅手機廠！三星晶片廠驚傳首例確診”（2020 年 3 月 31 日財經版）、“武漢肺炎輔導非法看護代替取締”（2020 年 2 月 29 日生活版）由此也驗證了臺灣兩大媒體所持的立場不同，對醫療疾病的社會解釋也得出不同的結論。

¹³ 原文：I can understand the sensitivities of Coxsackie town residents, the inhabitants of the Rift Valley, all who liv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maybe even swine. But to forbid future disease nomenclature based on places will be one more loss of the richness of our amazing medical language.

¹⁴ WHO: “Naming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and the virus that causes it.”

圖三 2020 年 1 月至 6 月 “SARS” “武漢” 等疫情醫療詞彙頻次



Briggs & Hallin (2016) 從公共衛生和大眾傳播角度，探討美國媒體對健康醫學的報導。他們指出像是 Ebola、H1N1 (swine flu)、avian flu、SARS 和其他流行病成了時代最熱烈的故事。除了流行病，美國新聞中充斥著關於新藥測試、治療和健康保險的報導，從消費者到商業報導再到政治報導，媒體高度積極的“炒作” (hype)，行銷人員和記者在創造新聞時，都圍繞在受眾和廣告客戶群。據此，我們可以了解醫療新聞訊息是社會乃至世界所熱切的議題，從媒體語言可以透悉背後的意識與立場並影響、吸引不同的閱聽大眾。

我們再以中研院 CKIP 的系統觀察事件分析，¹⁵ 在時間段 2020 年 1 月至 6 月以名詞“武漢”“新冠”為關鍵字查詢，與“武漢”相關的事件總數為 166 件，與“新冠”相關的事件總數為 19 件。兩者各取前 10 名頻次及百分比分布如表一。

表一 2020 年 1 月至 6 月 “武漢” “新冠” 事件分析

武漢 有關事件			新冠 有關事件		
事件	頻次	百分比	事件	頻次	百分比
封城	44	38.60%	感染者	2	18.18%
爆發疫情	16	14.04%	滅活生產線	1	9.09%
爆發肺炎	12	10.53%	確診病例	1	9.09%
是城市	10	8.77%	調查重拳	1	9.09%
成為城市	7	6.14%	檢測商機夯	1	9.09%
是災區	6	5.26%	出現病毒	1	9.09%

¹⁵ 中研院 CKIP 輿情分析之事件分析，也都是以新聞媒體為主，包含了《中國時報》《自由日報》《連報》《蘋果日報》四大新聞。

新增病例	6	5.26%	有傳播力	1	9.09%
是發源地	5	4.39%	死亡人數	1	9.09%
是重鎮	4	3.51%	死亡統計	1	9.09%
是疫區	4	3.51%	抗國民黨團	1	9.09%
總數	114	100%	總數	11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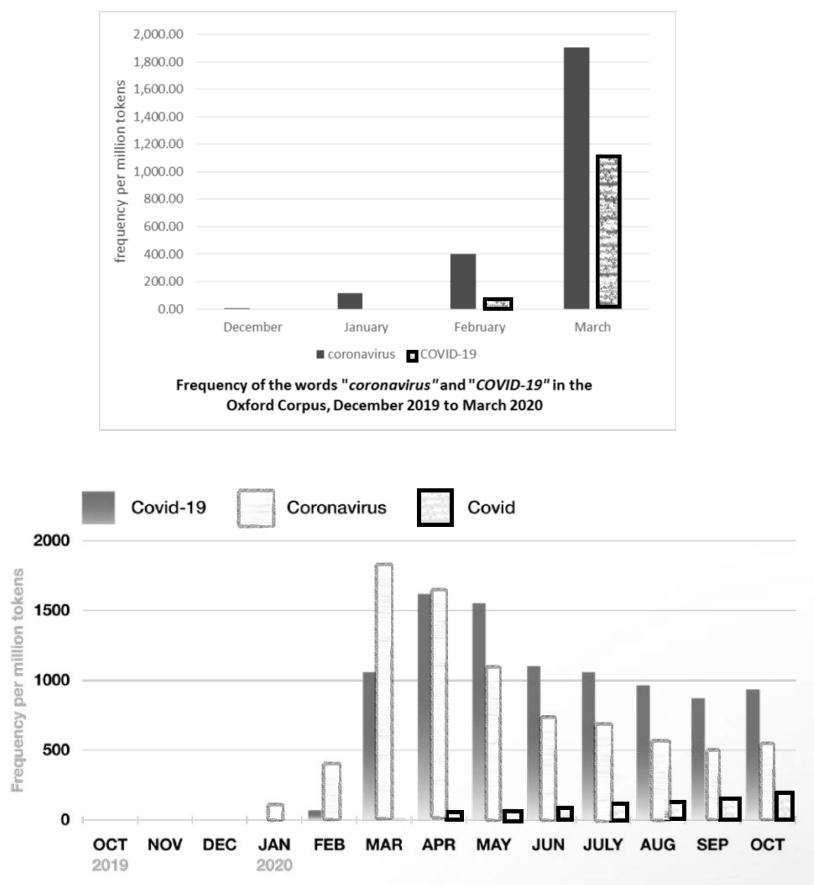
“武漢”與“封城”“爆發疫情”“爆發肺炎”三起事件的頻次最多共 72 次，其餘“是災區”“新增病例”“是發源地”“是疫區”等事件，由於“武漢”是一個專有名詞，由此可以看出四大媒體在疫情爆發初期，因為尚未有官方統一名稱所以間接對“武漢”抹上了社會解釋的色彩，如表一中呈現表示斷言、判斷的動詞謂語“是”。除了觀察前 10 名事件之外與“武漢”有關事件的 11 名後“出現病例”“有病例”“發生肺炎”“發生疫情”“有疫情”“傳出疫情”等，也都是表示存現、存有的狀態，可見在 2020 年 1 月至 6 月的時間段內，“武漢”確實和疫情事件有關。相較之下與“新冠”有關的事件本身屬於概述性“感染者”“滅活生產線”“有傳播力”“出現病毒”“檢測商機”等，沒有特別的指涉對象所以傾向是邏輯解釋，而淡化了污名色彩。從語用來看“命名”是“言語行為”中“宣告”（declarations），並“斷言”（assertives）影響事態的即時變化。Van Dijk（1977）指出語用分析的作用可以揭示被文本製作者掩蓋的事實，或者從中發現意圖以及了解導致誤解之處。新聞報導對於向所有人傳遞有關政治局勢、軍事事務、國際變化等發揮著重要作用，使得語言非常有影響力。

疫情初始由於官方尚未確定疾病的名稱，但症狀類似於“SARS”所以 2020 年初還能見到相關的頻次，其後媒體為了達到即時傳播的目的，暫用了發源地“武漢”命名，直到 WHO 認為疾病污名化而正式“宣告”為“Covid-19”（中文：新型的冠狀肺炎），此後“SARS”和“武漢”才逐漸退場，同時亦能看出媒體對疾病名稱選用的立場。另一個與“命名”有關的是中、英語的名稱，根據“牛津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ED]）的記錄，“coronavirus”這個詞出現在 1968 年 *Nature* 期刊，是依據病毒的樣狀命名。¹⁶但 2020 年之前主要限於科學和醫學專家使用，到了 2020 年 3 月成為英語最常用的名詞，並用於指定因 SARS-CoV-2 病毒引起的“Coronavirus Disease 2019”（簡寫 Covid-19/Covid）。2 月份才開始出現 Covid-19 的名稱，直到 5 月份 Covid-19 成為書面新聞材料中的主流。¹⁷圖四是 OED 發布“Words of an unprecedented year 2020”的數據，呈現兩個年度（2019–2020）的醫療詞彙分布。左圖可見“coronavirus”在 2019 年 12 月開始不斷增加至 2020 年 3 月，參照右圖 4 月後開始減少。而“Covid-19”在 2020 年 2 月後出現（左圖），2020 年 4、5 月達到高峰。

¹⁶ 參見 OED 字典（<https://www.oed.com/>），“coronavirus”詞條。

¹⁷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OED 字典的報告並沒有呈現具體的數據，參見報告書內容，需要到此下載：<https://languages.oup.com/word-of-the-year/2020/>。

圖四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0 月 “coronavirus” 等疫情醫療詞分布 (OED 發布)



如本文第二節所述英語的“Covid-19”是首字母 (acronym)，而中文的“新冠”沿用了 2019 年初的“novel coronavirus”即“新型的冠狀病毒”。由此可知，英語省略了“novel”這個形容詞，選擇以“時間”定調為當代疾病的名稱，而中文則直接保留“novel”表示“新興 / 新穎”修飾病毒，亦對於過去舊有的“SARS”做為區別。對於中文名稱的“新冠”其污名色彩淺淡，對比之下英語的“coronavirus”卻給了“Corona”啤酒帶來了不同正、反面的影響，¹⁸ 回過來看疫情究竟給“武漢”帶來污名或是有不同的宣傳導向？未來仍值得從經濟、觀光、社會面向探討。

¹⁸ 認為污名影響的有彭博新聞 (Bloomberg News) 2020 年 2 月 27 日報導 “Corona beer takes a hit from coronavirus as brand image suffers”。認為沒有污名影響的有美國電視廣播網 (CBS News) 2020 年 12 月 25 日: No, Corona’s beer sales did not suffer from the coronavir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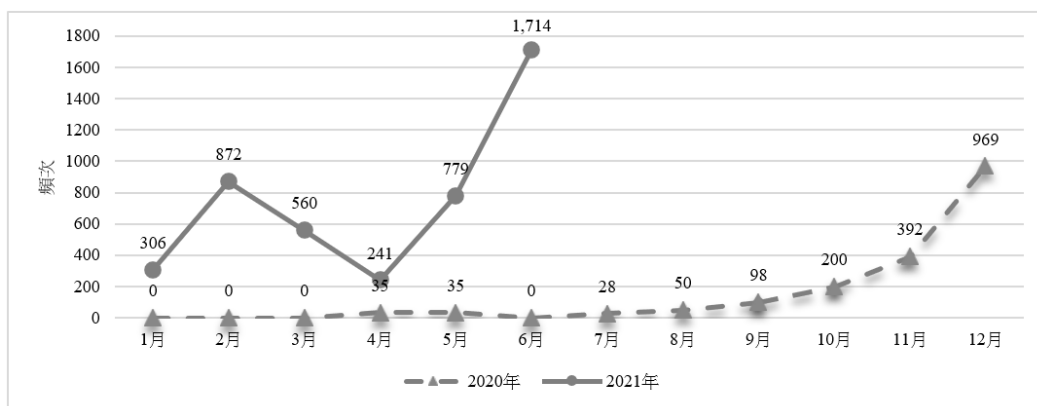
4.3. 隱喻 - 構詞與敘事

Tay (2017)、Semino & Demjén (2017) 從醫療保健談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的隱喻。在心理健康方面，他們認為隱喻可有效的概念化表達抽象、潛在的治療問題，治療師和患者經常“努力尋找詞”來傳達“難以描述的”感覺、情緒、心理狀態和對自我的看法。在生理健康方面，隱喻往往依賴於不同人之間感知到的相似性。例如“*She died after a long battle with cancer.*”使用“battle”隱喻與癌症的鬥爭。藉由戰鬥可以反映、傳達和強化不同的觀察方式並體驗我們生活的不同方面。

第二節談到印歐語以構詞程序和敘事表達顯現隱喻，中文亦有相同的特色。不論中、外疾病，與魔性的關聯性一直受到注意，惡魔都做為疾病的原因出現，瘟疫是死亡和毀滅的使者 (Bhayro & Rider 2017, Closson 2005)。本文計算“瘟疫”出現在2020年3月共6次，自此之後都未有出現，而“染疫”2020年共出現212次、2021年1月至6月底共673次，但這兩組詞彙都未能擠進年度前五名，後文將分析三類隱喻醫療詞。

第一類是植物與樣狀隱喻“疫苗”“變異株”“新冠”“冠狀病毒”“肺炎鏈球菌”。根據圖一，“疫苗”位處2020年疫情醫療詞前10名，但百分比與頻次並不顯著。但是到了2021年1至6月與2020年前六個月相較明顯頻次高出許多（參照圖二）。再把時間細切觀察“疫苗”的趨勢分布，自2020年4月持續到2021年6月逐步攀升，這個結果和2.1節時間和事件發展一致。如下圖五所示：

圖五 2020年至2021年6月“疫苗”疫情醫療詞趨勢分布



根據 OED “Words of an unprecedented year 2020” 的報導，英語的“vaccine”這個詞在2020年的頻率顯著上升（與2019年相比超過400%）。而且相關的詞彙也有使用的增加，像是“anti-vax”“anti-vaccinator”“anti-vaccinationist”（反對接種疫

苗的人)。對比之下中文的“疫苗”約在2020年底起升,2021年前半年達到高峰,也顯示疫情分布的時間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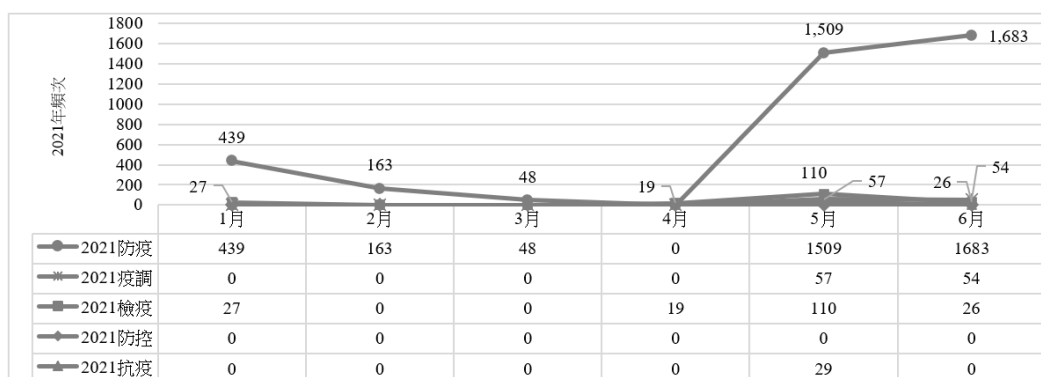
顧名思義“疫苗”就是把藥劑當作植物一樣,¹⁹透過注射的方式植入人體產生抗體。因此2021年6月出現了三個與“疫苗”有關的動詞,“疫苗接種”46次、“打疫苗”356次、“施打疫苗”172次。可以看出動詞“接種”的概念和2.3節提過醫生是工程師或技術員相似,本文的語料則顯示醫生或醫療人員更像是農業人員,將疫苗種植進入人體就像是田地讓幼小的疫苗生長。其他常見將醫療隱喻為植物的用例像是“移植手術”(transplant surgery)、“器官摘取”(organ harvesting),也都是把器官組織當作植物。而“打疫苗”“施打疫苗”是動詞“打”語法化,語義有透過媒介、接觸、使用等意思。

另一個植物隱喻是“變異株”,出現在近期2021年的6月共46次。“株”原指樹木的根部,亦可做計算花草的類別詞(classifier)。Dosedlová & Lu (2019)指出“株”做為修飾植物的“幼苗”,呈現了細小、脆弱的概念,所以一些黴菌和細菌都使用類別詞“株”,因為在視覺上是靜止的或太小而看不見,“株”從植物的原樣貌擴展到邊緣、不常見的名詞類別詞,像是“單株抗體”(monoclonal antibody)。由此可知,醫療詞彙藉由植物“苗”“株”隱喻病毒、藥劑細微的概念“變異株”用來指稱病毒突變像是新冠病毒的四個變體株(毒株),英國的Alpha、南非的Beta、巴西的Gamma和印度的Delta。²⁰雖然病毒的樣狀必須透過電子顯微鏡觀察,但是透過“苗”“株”的植物隱喻,會使社會大眾理解具象化的樣貌。

除了“植物”的概念外,如第二節“coronavirus”是依據病毒的外觀形狀命名,中文則稱為“新冠”“冠狀病毒”,以及2.2節細菌亦照不同形狀命名像“肺炎鏈球菌”(streptococcus)“strepto-”,“Streptos”是希臘語和拉丁語表示“twisted”扭曲、變形的意思。還有一個特點是“新冠”“冠狀病毒”的“冠”字讀音一度也成了討論話題,按照辭典規範性用法“冠”當名詞表示帽子讀做guān,而當動詞表示加上、覆蓋、超越等意思讀做guàn。我們把“新冠”(條狀)、“冠狀病毒”(折線)的頻次按照年度及月份來看如圖六所示,這兩組詞彙增長的變化和2.1節所述時間與事件呈現吻合。從時間分布來看“冠狀病毒”在疫情初期2020年1、2月出現後就沒有再次出現。而“新冠”從2020年2月從4,203次增長至3月有8,450次,之後4、5月頻次逐漸下滑,到2021年5、6月剩下有三、四百頻次,可能的原因就如前述“新冠”可

¹⁹ 《說文解字》“艸生於田者,从艸从田。”至於詳細的註解本文不討論區分。英文的“vaccine”來自拉丁語“vaccinus”意思是“奶牛”。

²⁰ 從國際中文媒體的用詞來看(<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science-57482709>),他們也使用“株”,此外“Delta”是希臘的第四個字母,不是依據形狀命名。



從圖七中可以看出“防疫”不僅是一種行動，更是代表了各年度對抗疫情的中心思想，持續在 2020 年及 2021 年佔了最主要的熱詞。而且可以看到 2020 年上半年“防疫”是一個高峰，直到 2021 年五月又呈現另一個高峰，此時恰好正是 Delta 變體在印度的傳播，印度的疫情在 5 月 7 日達到峰值（Webster 2021）。因此，媒體又再次把“防疫”推向了高峰。而且與“疫”有關的動詞（檢、抗）都是表示控制、防範或檢查，構成動賓結構，也就是將“疫”形象化當作與你我不同的他者（可能像前述的當作魔性）。

根據 OED 發布“Words of an unprecedented year 2020”的報告，提供 Covid-19 疫情支援的醫務人員和其他工作人員，通常在英國被稱為“key workers”，而在美國被稱呼“essential workers”。“Frontline”前線一詞最早記錄於 17 世紀指的是軍事戰線之後隱喻到各種用途，今年更加頻繁用於軍事隱喻。這些疫情醫療工作人員被描述為前線戰士（frontline warriors），或對抗疾病的前線工作者（frontline workers battling the pandemic）。我們把動詞“防疫”和“抗疫”放入 CKIP 事件分析，可以得到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與“防疫”相關的事件總數共 13,117 件，與“抗疫”相關的事件總數 486 件，各取事件前十名如表二所示。

表二 2020 年至 2021 年 6 月“防疫”“抗疫”事件分析

“防疫”有關事件			“抗疫”有關事件		
事件 ²¹	頻次	百分比	事件	頻次	百分比
臺灣	1,049	26.80%	全民	99	22.97%
政府	600	15.33%	全球	70	16.24%

²¹ CKIP 所列出的前 10 名主詞，有三組可能因為斷詞把“在”“為”“為了”放入主詞，因此我們增加了往前遞補的主詞“全台”“人員”“全球”。

民眾	495	12.65%	大家	55	12.76%
全民	417	10.65%	臺灣	53	12.30%
居家	403	10.30%	政府	48	11.14%
大家	290	7.41%	民眾	41	9.51%
各國	220	5.62%	人員	17	3.94%
全台	170	4.34%	各國	17	3.94%
人員	136	3.47%	地方	16	3.71%
全球	134	3.42%	居家	15	3.48%
總計	3,914	100%	總計	431	100%

按照《說文解字注》“防，隄也。引申為凡備禦之偁”。而“抗，扞也。既夕禮注曰。抗，禦也”。兩者意涵相似。²²表二呈現“防疫”和“抗疫”有八起事件是重疊的，而且在上下文也可以找到如 OED 所述將對抗疫情當作是“前線”“第一線”如：“防疫三級警戒又再延長”“強化防疫第一線”“讓前線防疫人員無後顧之憂”“讓弟兄們安心堅守抗疫戰場的第一線”“讓他們可以安心在前線抗疫”“對所有抗疫英雄的敬意、迎戰疫情處變不驚的勇氣”等。

事實上不僅是疾病帶有戰爭隱喻，像是“氣候”亦可視為一種戰爭，如“氣候戰爭—決定全人類命運的最後一場戰役”“抗熱抗旱！農作物的氣候戰爭”等。但是 Semino (2020) 認為將病毒擬人化為惡意的對手，將造成過度焦慮並使威權政府的措施合法化，暗示病死的患者沒有努力戰鬥。大量的經驗和證據表明隱喻具有框架效應 (framing effects)，即隱喻影響人們對問題의 思考和解決的方式。José et al. (2020) 也有相同的觀點，認為將疫情隱喻為戰爭是不可取的，因為忽略了關心或同理心，並導致社會行為和民主制度的崩潰。Semino (2020) 認為將疫情比喻為“火”似乎比“戰爭”來得恰當，因為火是生動的、是人們熟悉的、是不同類型的（例如森林火災、房屋火災、垃圾箱火災），有多種元素和參與者（例如樹木、消防員、受害者等），而且“火”有明確的演變（原因、開始、中間、結束和後果）。另外一些媒體也反對把疫情當作戰爭隱喻 “Using military language to discuss coronavirus is dangerous and irresponsible – the US must stop.” “We are not at ‘war’ with coronavirus.”²³

本文同意 Semino (2020) 可把疫情比擬為“火”的隱喻，相關的中文用例如：“新冠肺炎 (Covid-19) 國內疫情持續升溫” (2021 年 5 月 13 日《蘋果日報》)、“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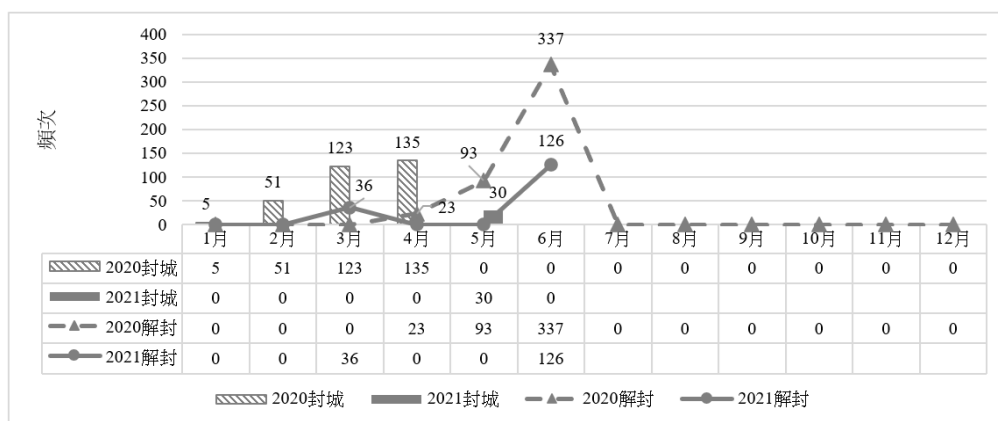
²² 就作者的語感“防”是一種被動性的抵禦，而“抗”是主動出擊，可備進一步討論。

²³ 兩則新聞網址：<https://www.newstatesman.com/world/north-america/2020/04/using-military-language-discuss-coronavirus-dangerous-and-irresponsible>；<https://theecologist.org/2020/may/05/we-are-not-war-coronavirus>。

家：廣匡列快篩查疫情滅火圍堵隔離”（2021年5月17日中視新聞）、“北市北農群聚案被視為疫情無法降溫主因”（2021年06月24日《自由時報》）、“泰國第三波 Covid-19 疫情延燒”（2021年7月23日中央社）。至於使用“戰爭”隱喻會不會對於群眾或是國際造成“認知作戰”的影響？未來可從不同學科持續研究。

最後一類隱喻是把疫情情況當作容器或空間，共計5個“封城”“解封”“口罩”“面罩”“醫用口罩”。OED的報告指出，在2020年4月中，“lockdown”成為大多數英語國家的首選用語，包括英國、加拿大和澳洲，意指政府對 Covid-19 強制隔離的措施。此外還有“social distancing”“stay-at-home (in stay-at-home order)”“self-isolate”也都是2020年3至4月陸續出現的熱詞。隨著疫情趨緩，許多充滿希望的詞彙越來越頻繁，像是“reopening”（of shops, businesses, etc.）、“easing”（of lockdown measures）。根據我們的語料“解封”“封城”和時間趨勢分布如圖八所示。

圖八 2020年至2021年6月“解封”“封城”趨勢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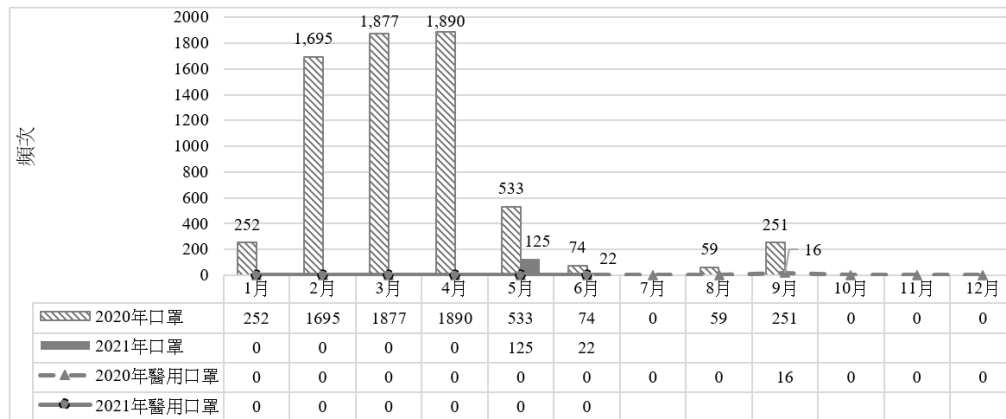
圖八所示“封城”主要集中在2020年3、4月，這和OED報告所觀測到“Lockdown”的時間情況一致，對照WHO發布的報告“Timeline: WHO’s Covid-19 Response”，這段時間剛好是疫情延燒的時刻，所以各國採取“封城”（lockdown）的手段，城市就像是一個容器，為了避免疫情擴散，就將人民封鎖在特定範圍之內。“封城”和“lockdown”都是動賓式，且“封”和“lock”都是指緊閉或限制固定範圍，所以中文可以說“封門”“封頂”“封爐”“封蠟”“封口”等。隨著疫情的掌控，英、美國家後續出現“easing”，亦有使用“lockdown lifted”（意指鎖被撬開）。而根據語料顯示（圖八），2020年和2021年6月“解封”都是最高峰，相關的時事有2020年6月1日解除醫療級口罩內外銷的禁令、6月4日因應 Covid-19 疫情緊急使用，核准了四件本地產檢驗試劑、6月7日臺鐵連續假期可賣站票、高鐵可賣自由座、車廂和班機內恢復販售飲食與商品。然而2021年4月某飯店出現群聚感染，其後本土

感染情況快速擴大，5月19日臺灣宣布全面進入第三級防疫警戒，而民眾關心的是何時能夠“解封”所以5月的頻次較多。

另一個具備容器隱喻的還有“口罩”“面罩”“醫用口罩”。“口罩”“面罩”是主謂結構，但語義表示用某種物品覆蓋、遮掩著嘴或臉（像是“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落人口實”“守口如瓶”），所以可以說“燈罩”“頭罩”“棺罩”“床罩”等。OED的報告指出，2020年另一個大幅增加的詞彙是口罩（masks）²⁴和覆蓋物（coverings）有關的詞彙。口罩是用於減少感染傳播的用品（更具體的術語為醫用口罩或外科口罩），而面罩是戴在臉上的透明塑膠板，口罩和覆蓋物已成為許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從語料“口罩”“面罩”“醫用口罩”並搭配時間來看，“口罩”是2020上半年疫情爆發初期的熱詞，因為民眾將口罩視為重要物資。而6月之後到2021年都呈現低頻，就如上述2020年6月1日解除口罩銷售禁令的緣故。與之對比“面罩”在2020年沒出現過，如下圖九所示。

圖九 2020年至2021年6月“口罩”“醫用口罩”趨勢分布圖



再把“口罩”置入CKIP事件分析中，可以看到疫情期間口罩是非常重要的物品，如“口罩是戰備物資”（2020年9月4日《中國時報》）、“口罩成為流行商品”（2020年11月13日《自由時報》）等等。與“口罩”有關的1,004件事件中前十名如下表三。“口罩”是商品、是必需品，更引發了民眾的搶購潮，從這些關鍵詞與事件的參照，可以看出詞彙生命力的消長。

²⁴ 根據OED，“mask”並不專指“口罩”，而是一種面具，戴在或放在臉前以偽裝的遮蓋物，尤其是由天鵝絨、絲綢等製成，並隱藏整個臉部或上半部分（眼睛除外）用於舞會。

表三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 “口罩” 事件分析

“口罩” 有關事件					
事件	頻次	百分比	事件	頻次	百分比
是物資	41	24.26%	搶購潮	16	9.47%
成為物資	19	11.24%	必需品	14	8.28%
是口罩	19	11.24%	有鋼印	11	6.51%
成為商品	17	10.06%	有大陸制	8	4.73%
成為必需品	17	10.06%	缺貨	7	4.14%
總計 169 次 100%					

本小節主要討論了疫情醫療詞彙比擬為植物和樣狀隱喻、侵略者（敵人）和戰爭隱喻、容器和範圍隱喻，同時藉由時間貫穿相關事件分析，可以明確的了解疫情醫療語言的靜態語言特徵及動態趨勢發展。

4.4. 首字母與音譯詞

首字母和音譯詞都是屬於詞法結構的問題，首字母廣泛出現在各類領域中。本節先將疫情醫療詞分為組織和藥品名稱兩大類，這兩類都有中文譯名因此也連帶討論與之相關的簡體中文，對照整理後的語料如下表四。

表四 疫情醫療詞彙首字母、音譯與簡體中文對照

	本文語料	英文名稱	簡體中文名稱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卫
組織 / (疫苗) 公司名稱	WHA	World Health Assembly	世界卫生大会
	健保		
	輝瑞 *	Pfizer	辉瑞
	BNT*	BioNTech	复星
	AZ*	AstraZeneca	阿斯特捷利康
	莫德納 *	Moderna	莫德纳
藥品 / 病毒名稱	瑞德	Remdesivir	瑞德西韦
	EUA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应急使用授权
	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核酸检测 聚合酶链反应
	Covid-19 新冠肺炎	Coronavirus Disease of 2019	新冠肺炎
	Delta	Delta	德尔塔 (Delta) 是新冠病毒变异毒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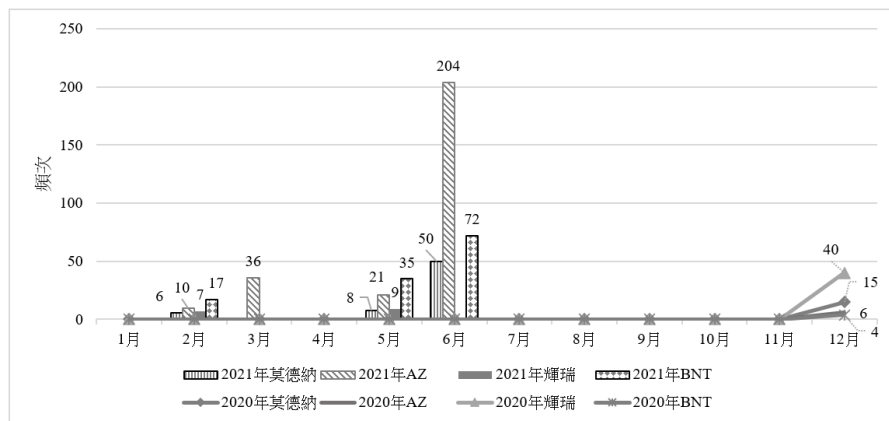
表四呈現媒體傾向使用首字母（EUA、PCR）而不使用中文名稱，像是使用“BNT” “AZ” 來稱呼位於德國 Mainz 和位於英國劍橋的兩家生技公司，同時也用

來代稱疫苗名稱。“莫德納”和“輝瑞”是採音譯方式代稱疫苗，²⁵同時也是指位於美國德州劍橋市的 Moderna 和位於紐約市的 Pfizer 兩家生技公司。而德國 BNT 公司因與上海復星醫藥集團共同研發疫苗，因此以“復星”為公司名稱，其開發的疫苗稱為“復必泰”（Comirnaty）。抗病毒藥物“Remdesivir”則音譯為“瑞德”，是一種減縮（clipping），也就是只音譯前兩個音節，而簡體中文則譯為四個音節“瑞德西韋”。關於中文科技名詞、標準化翻譯的研究，也是另一個待深入研究的議題。

對於學術科技領域使用首字母、減縮詞的益處和劣處，學者也有不同的看法。Hales et al. (2017) 認為詞彙的簡省使民眾感到困惑和疏遠，並且造成“內群體身份”（ingroup identity），而且“美國心理學會”2009年出版的手冊，清楚標明“To maximize clarity, use abbreviations sparingly.”（為了最大限度的清晰，請謹慎使用縮寫）。相反的，Barnett & Doubleday (2020) 認為首字母、減縮詞並不是當前科學傳播最大的問題，但可以減少使用是一個可能的方式，同時可以幫助讀者了解並增加科學的價值。

首字母和減縮詞的確實可能造成理解困難，容易使原本就難懂的专业縮小到更小的範圍。但是，本文認為媒體傾向使用首字母和減縮，一方面方便學者、專家與國際接軌，另方面也有社會教育的功能，所以其效果不能完全抹除。我們把表四組織 /（疫苗）公司名稱按照時間趨勢分布如下圖十。

圖十 2020 年至 2021 年 6 月“莫德納”“輝瑞”等趨勢分布圖



可以清楚看到2020年的12月集中出現與疫苗有關的公司名稱（折線），尤其以“輝瑞”的頻次最高有40次，其餘還有“莫德納”15次，“AZ”6次，“BNT”4次，這

²⁵ 新聞媒體中以“輝瑞”與 BNT 稱呼疫苗名，但實際上是兩家不同的公司。

個結果和 2.1 節的時間與事件發生是一致的。到了 2021 年疫苗名稱的頻次（條狀）大幅增加，2021 年 6 月“AZ”取得了最高點共 204 次，緊排在後的是“BNT”72 次、“莫德納”50 次。

4.5. 行話、專業語

Crystal (1997)、Holmes & Wilson (2017)、Coulmas (2017) 認為“行話”(jargon) 是特定領域的技術語言，是專家經常使用專業知識的用語表達，一般語言社群的人不太容易理解。對照與行話相似的概念是“術語”(term)，L'Homme (2020) 將其定義為特定學科領域內的知識項(items of knowledge)，並做為知識的典範(the knowledge paradigm)，術語的強調正確性注重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的制訂。由此可知“行話”和“術語”都涉及專業性，但是術語更注重語言使用的精確性、標準化、規範化以方便訊息的流通。而行話同樣也在一定的社群流通，但未經標準化的程序。

本節語料總共有 17 個行話，從語義透明度(semantic transparency)來看“肺炎”“酒精”“消毒”“量體溫”“乾洗手”“感染者”“傳染力”“感染源”“免疫力”“變種”“變種病毒”“社區感染”“殘劑”“快篩”“快篩試劑”“呼吸器”。這 16 組詞彙的整體含義可以透過其語素意義得到理解，而“陽性率”是避免污名化的用法（後面說明）。就通行面來說“肺炎”“酒精”“消毒”“量體溫”“乾洗手”雖然是醫療詞彙，但通行範圍較廣普遍受大眾熟知，其餘用例因為詞彙語義透明所以不會造成理解困難，典型的例子像是日常使用的電腦用語。Meyer (2000) 指出過去只有電腦專家(serious computer experts)才知道“CD ROM”“email”“mega”“mouse”“bug”“wallpaper”“download”等詞彙，而今天已經變得司空見慣，受過普通教育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會遇到這些詞，這是“知識社會”(knowledge society)的結果，從而使得專用術語和通用術語兩者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我們同意 Meyer (2000) 的看法，隨著科技及學科發展，知識的普及性不再只是專於特定族群，疫情期間發展出這些醫療行話，也是拉近通用與專用的距離，達到社會教育的目的。

最後談“陽性率”(positive rate)和“陰性率”(negative rate)。根據著名的 Webster 詞典中的醫學詞庫，“陽性”是指生病的人被正確識別為生病的人（意味著找到了測試要找的任何東西），“陰性”是指健康的人被正確識別為健康（意味著未找到測試所尋找的任何內容），使用“陽（陰）性”也是為了去除疾病的污名化。Wilson (2020) 比較了污名化和以人為本的語言，像是用 person with a dependence on (依賴……的人) 取代 addict、junkie、druggie、alcoholic (癮君子、吸毒者、酒鬼)，使用 positive/negative drug screen (陽性/陰性藥物篩檢) 取代 dirty/clean urine (髒/乾淨的尿液)，使用 person who uses/injects drugs (注射毒品的人) 取代 drug user/abuser (吸毒者/濫用者)。由上述可知篩檢所使用的行話，主要為了避免得病的患者被貼上污名的標籤。

5. 結論、展望與啟示

本文以疫情事件為“經”，時間（2019 年 12 月至 2021 年 6 月）為“緯”，兩者交織，藉由新聞語料為分析對象，鋪陳疫情期間的醫療詞彙語言研究。嘗試結合社會和語言的融合，以期達到醫學與人文跨域的使命。

文章首先討論了 2020 年至 2021 年 OED 對新冠疫情詞彙的相關報告，由於病毒快速變化，不只給醫學帶來了巨大挑戰也促成了語言研究的新面向。同時本文也指出醫學語言有許多依據樣狀、性質、動物命名的隱喻特徵，其方式有的來自構詞程序亦即藉由語根、詞綴，透過複合、借用、附加衍生出詞彙，有的則是從上下文、情境中的敘事表達。此外，也談到了疾病與隱喻污名化的問題，而本文支持隱喻並非只是造成負面的感受，而是能夠幫助患者及社會大眾更清晰的了解疾病的特徵。相對的污名化是來自於社會解釋，醫學和隱喻是科學解釋及認知解釋。

其次進入到本文分析 Covid-19 流行期間的醫療詞彙，根據時間段內從新聞語料庫整理出 55 組詞彙，按照語言特徵分析可分為：發源地與污名化、隱喻（樣狀、敵人、範圍）、首字母與音譯詞、行話四大類。從表一可見起初疫情爆發初期確實“武漢”一度與疫情產生關連，之後隨著 WHO 等組織宣布污名化禁令後，慢慢改以“新冠”稱呼此次的流行疾病。關於隱喻先從“疫苗”“變異株”“冠狀病毒”等談起，都是從植物和樣狀隱喻命名。命名的本質是一種言語行為，所以媒體傳播更應該注意語言的使用。另一個是疾病是敵人的隱喻，雖然部分學者反對使用戰爭的概念比擬疾病，但根據語料所示“疫調”“檢疫”都是為了區分敵我之別，真正落實“防疫”“抗疫”的目的。再來是空間容器隱喻，像是“封城”“解封”“口罩”等，都是指覆蓋在有限的範圍內。第三個語言特徵是首字母及音譯詞，相關的語料參見表四。其結果是媒體傾向使用首字母，一方面方便新聞傳播，另一方面也具有社會教育意義。最後一個語言特徵是行話，雖然說是專業的醫療用語但隨著媒體播放頻繁，這些專業用語也朝向通用語。除了從語言特徵分析之外，也運用了 CKIP 系統將一些疫情關鍵詞做了事件分析，像是表一、表二等等。

總而言之，本文涵蓋了醫學語言發展與傳承的歷時軸，也以疫情趨勢為共時軸，將疫情事件安置在座標上，透過靜態的語言特徵分析和動態的事件分析，了解當前疫情語言與社會的變動。雖然本文如實分析與討論疫情醫療詞彙語言，但仍有不足之處需要再行補強。

大數據與語言處理：目前本文尚有技術性的問題未能突破，比如使用 python 的 web crawler 挖掘更多語料以便精算更多的語料和詞頻，另外包含詞彙相關度的分析，這是本文未來將持續討論並突破的議題。

語言與意識形態：如若像前述學者針對 SARS 流行期間的研究“聯合報”報系與“自由時報”報系是兩個相反的政治立場，那麼未來應該繼續擴大比較在 Covid-19 期間使用中文的地區像是香港、甚至東南亞中文媒體，如何使用相關的醫療詞彙，從中以更宏觀的視角來討論社會解釋、認知解釋的問題。並詳實的了解意識形態影響民眾的語言認知。

語料與事件分析：本文所蒐集的語料數共 55 組，雖然無法全面逐一討論語言特徵及事件分析，但這樣的作法相似於 OED 的年度詞彙研究，根據世界事件的發展，引入新的詞彙並做為詞典收入詞條或更新詞條的原則。之後的詞典編纂、教材編寫也都會使用到這些醫療詞彙。

語言特徵分析：本文主要以中文語料為討論對象，輔以英語語料論述。之後亦可以擴大語料分析範圍，像是中、英文語料對比分析，或是兩岸語料差異等等。甚至將過去的 SARS 做為時間的參照點，將會更有利於全面性的了解關於疾病的面貌。

緊急語言使用的管理：本文一開始提到了語言社會污名化的問題，也凸顯了客觀、中立的重要性。語言一旦被貼上了標籤就得從管理單位著手清除（像 WHO 的聲明），而民眾對疾病的污點可能就潛藏在心中及思維裡。除此，緊急語言管理也是極為重要，尤其是許多新住民、族群，有關機構應該也重視流行病防治宣導與語言管理。語言不僅僅只是作為本體研究的對象，亦該與不同的領域結合，來自於社會服務於社會。

鳴謝

本文要特別感謝兩位中、英文匿名審查人給予寶貴的修改意見與建議，才能讓本文有所呈現。另外感謝臺灣成功大學中文系張瓊文及臺文系楊于萱兩位同學協助整理語料計數，在此一併感謝。本文受科技部 2022 年 6 月 22 號第 352 次會議討論通過補助“covid-19 期間臺灣華文媒體疫情詞彙之多面向敘事分析” MOST-111-2410-H006-064-。

參考文獻

- Barnett, Adrian & Zoe Doubleday. 2020. The growth of acronyms in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eLife* 2020;9:e60080. <https://doi.org/10.7554/eLife.60080> (accessed 15 June 2021).
- Bhayro, Siam & Catherine Rider. 2017. *Demons and illness from antiquity to the Early-Modern Period*. Leiden & Boston: Brill.
- Bleakley, Alan. 2019. *Thinking with metaphors in medicine: The state of the art*. Abingdon: Routledge.
- Briggs, Charles L. & Daniel C. Hallin. 2016. *Making health Public: How news coverage is remaking media, medicine, and contemporary life*. London: Routledge.
- Chiang, Wen-yu & Ren-feng Duann. 2007. Conceptual metaphors for SARS: ‘War’ between whom? *Discourse & Society* 18. 579–602.

- Closson, Marianne. 2005. The Devil's Curses: The demonic origin of diseas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Claire L. Carlin (ed.), *Imagining contag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63–76.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Clow, Barbara. 2001. Who's afraid of Susan Sontag? Or, the myths and metaphors of cancer reconsidered.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14(2). 293–312.
- Cohen, Barbara J. & Shirley A. Jones. 2021. *Medical terminology: An illustrated guide*. Burlington: Jones & Bartlett Learning.
- Coulehan, Jack. 2003. Metaphor and medicine: Narrative in clinical practice. *The Yale Journal of Biology and Medicine* 76(2). 87–95.
- Coulmas, Florian. 2017. *Sociolinguistics the study of speakers' choi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ystal, David. 1997.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sedlová, Aneta & Wei-lun Lu. 2019. The near-synonymy of classifiers and construal operation: A corpus-based study of 棵 kē and 株 zhū in Chinese.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17(1). 113–130.
- Duan, You-gou. 2013. Study on the essence of metaphor. In Xiaogang Shao (ed.), *Proceedings of the 2013 International Academic Workshop on Social Science*, 560–562. Dordrecht: Atlantis Press.
- Fleischman, Suzanne. 2001. Language and medicine. In Deborah Schiffrin, Deborah Tannen & Heidi E. Hamilton (eds.),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470–502.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Forceville, Charles J. & Eduardo Urios-Aparisi. 2009. *Multimodal metaphor*. Berlin &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 Gibbs, Raymond W. 2010.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ffman, Ervin. 1974. Stigma and social identity. In Lee Rainwater (ed.), *Deviance & liberty*, 24–31. Chicago: Aldine.
- Hales, Andrew H., Kipling Williams & Joel Rector. 2017. Alienating the audience: How abbreviations hamper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PS Observer* 30. 22–24.
- Hanne, Michael & S. J. Hawken. 2007. Metaphors for illness in contemporary media. *Medical Humanities* 33. 93–99.
- Holmes, Janet & Nick Wilson. 2017.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London: Routledge.
- Hu, Ben, Hua Guo, Peng Zhou & Zheng-Li Shi. 2021. Characteristics of SARS-CoV-2 and COVID-19. *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 19. 141–154.
- Johnson, Mark. 1981.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metaphor*.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Homme, Marie-Claude. 2020. *Lexical semantics for terminology: An introdu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Lu, Wei-lun & Xu Wen. 2020. Understanding the disease and China's role in the discourse of Covid-19. *British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0. <https://doi.org/10.51661/bjocs.v10i0.89> (accessed 25 July 2020).

- Meyer, Ingrid. 2000. Computer words in our everyday lives: How are they interesting for terminography and lexicography? In Ulrich Heid, Stefan Evert, Egbert Lehmann & Christian Rohr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EURALEX International Congress, EURALEX 2000*, 39–58. Stuttgart: University of Stuttgart.
- Oronsky, Bryan, Corey Carter, Arnold Oronskey, Michael Salacz & Tony Reid. 2016. “No patient left behind”: An alternative to “the War on Cancer” metaphor. *Medical Oncology* 33(6). 1–2.
- Ortony, Andrew. 1980.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nzeri, Francesca, Simona Di Paola & Filippo Domaneschi. 2021. Does the COVID-19 war metaphor influence reasoning? *PLOS ONE* 16(4). 1–20.
- Periyakoil, Vyjeyanthi. 2008. Using metaphors in medicine. *Journal of Palliative Medicine* 11(6). 842–844.
- Petrosillo, N., G. Viceconte, O. Ergonul, G. Ippolito & E. Petersen. 2020. COVID-19, SARS and MERS: Are they closely related? *Clin Microbiol Infect* 26(6). 729–734.
- Potts, Amanda & Elena Semino. 2019. Cancer as a metaphor. *Metaphor and Symbol* 34. 81–95.
- Sabucedo, José-Manuel, Mónica Alzate & Domenico Hur. 2020. COVID-19 and the metaphor of 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5(3). 618–624.
- Semino, Elena. 2020. Not soldiers but fire-fighters – metaphors and covid-19. *Health Communication* 36(1). 50–58.
- Semino, Elena & Zsófia Demjén (eds.). 2017.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etaphor and language*. New York: Routledge.
- Singhal, Tanu. 2020. A review of coronavirus disease-2019 (COVID-19). *The Indian Journal of Pediatrics* 87(4). 281–286.
- Sontag, Susan. 1978. *Illness as metapho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Sontag, Susan. 1990.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New York: Anchor Books.
- Tay, Dennis. 2017. Using metaphor in healthcare: Mental health. In Elena Semino & Zsófia Demjén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etaphor and language*, 385–399. New York: Routledge.
- Taylor, Robert B. 2017. *The amazing language of medicine: Understanding medical terms and their backstories*. Cham: Springer.
- Thagard, Paul. 1999. *How scientists explain diseas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Van Dijk, Teun A. 1977. *Text and context: Explorations in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discourse*. New York: Longman.
- Wallis, Patrick & Brigitte Nerlich. 2005. Disease metaphors in new epidemics: The UK media framing of the 2003 SARS epidemic.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0(11). 2629–2639.
- Wang, Mindong (王敏東). 2021. “Yimiao” xiaokao “疫苗” 小考 Yuwen Jianshe Tongxun 語文建設通訊 125. 50–57.
- Webster, Paul. 2021. COVID-19 timeline of events. *Nature Medicine* 27. 2054–2055.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1-01618-w> (accessed 4 January 2022).
- Wilson, Hester. 2020. How stigmatising language affects people in Australia who use tobacco, alcohol and other drugs. *Australian Journal of General Practice* 49(3). 155–158.

Research on Narratives of Medical Language Related to the COVID-19 Epidemic: Language, Events, and Times

Sung-Lin Chen

Taiwan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December 2019 to June 2021 as the research period and analyzes the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55 groups of medical words related to the epidemic through language materials. It contains *The Oxford Dictionary's* Words of the Year for 2020 and 2021, combines “WHO Timeline - COVID-19,” and mainly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four topics. First, explore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ety through the current COVID-19 epidemic events and times and with hot words from newspaper data (United Daily News Group) and CKIP's event analyses. Second, investigate disease terms and language expressions' practical influences on society, such a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naming method” and the “stigmatization” of the disease. Third, discuss the metaphors used for the epidemic (viruses, vaccines, various measures, etc.), finally argue that the extensive use of acronyms and jargon in a medical language not only maintains the discipline's professionalism but contributes to the purpose of social education.

Overall, this article deems that metaphors do not merely create negative feelings but can help patien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understand more clear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ease. Comparative stigmatization comes from social explanations, while medical terms and metaphors are scientific explanations and cognitive explanations. The end of the article also mentions potential directions for further studies in the fu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ideology, analyses of language materials and events, and management of language use in an emergency.

Keywords

COVID-19 epidemic, metaphor, stigmatization, medical language

通訊地址：臺南市 東區 臺灣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

電郵地址：z10708009@ncku.edu.tw

收到稿件日期：2021年11月1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2年1月20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2年2月10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2年3月3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2年7月29日